



好看文丛

毒虫之王

传说把许多**毒虫**放在器皿里互相**残杀**，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**蛊*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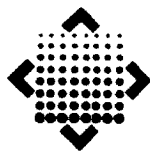
李西闽 →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长篇恐怖小说

鬼之女

李西闽 著

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TP) 数据

蛊之女/李西闽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106-01927-5

I. 蛊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8031 号

责任编辑:兴安 刘芳

封面制作: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封面版式创意: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责任校对:刘芳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8.75 字数/186 千字

书 号 ISBN7-106-01927-5/I·0378

定 价 17 元

第一章

（父亲的语气十分的平静，好像在讲叙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。他说的是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了，被烧死的人是个老妇。父亲的叙述总是支离破碎，断断续续，要我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将他讲的事情完整拼凑起来。

那件事发生在父亲5岁那年的秋天。

乡村和原野起初十分宁静。

父亲和几个大孩子在野外烧起了一堆火。他们在地瓜田里挖出了地瓜，然后用黄泥巴糊住，扔到火堆里去烧。那是个阴天，火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又红又亮。很远的山上灰濛濛的，有种古怪的声音飘来飘去，父亲听见了那古怪的声音，他觉得身上发冷。他问另外一个孩子，有没有听见那种声音，那个孩子说他什么也没听到。要不是烧烤地瓜诱人的香味进入了父亲的鼻孔，他一定会奔跑回家。

他们正在吃着又烫又香的烤地瓜，突然看到村民们纷纷朝山上跑去，他们觉得十分的奇怪。领头的那个孩子用大人的口吻说：“一定是出事了！”

父亲一阵哆嗦，前几天村里木生的暴死就让他害怕，这几天晚上，他都会做噩梦，他梦见木生肿胀的尸体发出爆炸的声音，尸体的碎片布满了乡村的上空，顿时，天空中下起了肉

雨，一小块一小块腐臭的碎片落在了父亲的头上和身上……当领头的孩子要大家一起去看热闹时，父亲想溜。他的行动被领头的孩子发现了，领头的孩子对父亲说：“胆小鬼，你要是不去，以后就不要和我们玩了！”父亲只好壮着胆子跟在他们后面，朝山上奔跑而去，刚才吃烧地瓜的快乐一扫而空。

山林里的空地上堆满了干柴。

父亲和孩子们在看热闹的村民裤裆里钻来钻去，钻到了前面。

没有人说话，仿佛是在放一场无声电影，而且是黑白的，整个场景的色调显得灰暗。父亲看到了那个老妇，那是个孤老婆子，平素住在村头的一间小泥屋里，很少和人说话。父亲自懂事的那天起，就觉得她是个奇怪的人，有一次，父亲经过那间小泥屋的时候，老妇从屋里蹒跚而出，在他的头顶摸了一下，他吓得飞快地跑了。

父亲看到衣衫褴褛的老妇被五花大绑着，几个人把她抬上了干柴堆。他们往干柴堆和老妇的身上洒着石灰。父亲看到老妇的头侧过来，那双空洞的眼睛中射出两道红色的光芒，直刺他的内心。父亲的身子收缩了一下，他惊叫了一声，但谁也没有听见，谁也不会注意一个孩子在那种情境下的惊叫。

那些人点着了火，干柴堆燃烧起来。老妇裂开了嘴巴，她无牙的口是个深深的黑洞。大火吞没着老妇。父亲看着老妇的肉身 在烈火中挣扎和蜷缩着，最后被烧成一块焦炭……整个过程中人们无声无息。

父亲搞不懂村里人为什么要烧死老妇。他的尿顺着裤管流了下来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父亲的尿床和老妇的死有



关。父亲从那以后就不敢吃烧地瓜了，他只要一看到烧地瓜头皮就会发麻，老妇好像就是一个烧焦的地瓜。烧完老妇后，山林里充满了浓郁的腥臭味，就像蛇在死后被阳光暴晒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恶臭，在这种气味中，父亲觉得有一双枯槁的手绝望地死死抓住了自己的心灵，那是老妇在烈火中挣扎时乱抓的手，他无法挣脱。就在那堆火即将熄灭的时候，父亲看到了一缕幽蓝从火中升起，飘向那无边无际的山林。）

1

刘仁觉得女人就是猫。猫对你好的时候十分的温顺，猫要是翻脸了，也会用锐利的猫爪子伤你。刘仁的老婆谢婉贞在他眼中就是一只猫，他养的一只猫，一只温顺的猫，但有时也会朝他伸出锐利的爪子。女人永远让男人捉摸不透，如果你认为温顺的女人好对付的话，那你大错特错。比如今晚，刘仁就感觉到了猫爪子的厉害。

要不是因为杨大进的问题，刘仁不会那么早回家的，尽管他上车时看了看表，指针已指到凌晨1点10分。刘仁和杨大进在“夜巴黎”娱乐城疯了一个晚上。那个叫丽丽的小姐陪他唱了一晚上的歌，喝了一晚上的酒。丽丽是一个长着一双狐狸眼睛的小妖精，她的歌声甜美让刘仁飘飘欲仙，她一杯一杯地和刘仁对饮着，她的酒量大得惊人，刘仁和她喝酒似乎放弃了最后的防线。让他美中不足的是，今天杨大进喝酒有障碍。杨大进整个晚上魂不守舍，脸色难看。他接到一个莫名奇妙的电话之后就先走了。他接电话时，眼神好像在躲闪着什么。刘仁

准确地捕捉到了他慌乱的眼神，他和杨大进一起多年了，杨大进的任何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看出杨大进不愿提及电话的内容，就没有问他，由他去了。刘仁总是感觉到不妙，具体哪方面出了问题，刘仁无法判断。隐隐约约地，刘仁感觉到杨大进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应该提醒杨大进应该注意点什么了。他不希望杨大进出什么问题，在这个叫樟平的海滨城市里，杨大进是他的死党，非同一般的死党。

回到家里，刘仁发现妻子谢婉贞还在等他。谢婉贞瞟了他一眼，他没有发现谢婉贞的眼神有什么异样，他在回家的路上，觉得这个城市一切太平，家也一样。谢婉贞按理说也是个漂亮女人，但她毕竟 30 多岁，孩子也已经 6 岁了，刚嫁给刘仁那时的鲜嫩已经褪色，再不能和樟平市满大街飘来飘去捞世界的年轻花姑娘相比了。

谢婉贞正在看一部香港言情片。她似乎对刘仁爱理不理的。刘仁靠近了这只猫，他该顺顺她的毛了，这只猫许久没顺她了，他十分清楚今晚要不把她顺舒服了，她会发出凄厉的叫声了。刘仁凑了上去，搂住了她，她没有挣扎只是翘起了嘴巴。刘仁摸着她浑圆的屁股：“婉贞，别生气嘛，现在生意难做，应酬是少不了的，只要有一尊菩萨没有拜到，就前功尽弃！”谢婉贞拿开了摸着她屁股的手：“少来！”刘仁搂住了她的肩膀：“哎，我这是为了谁呀，没日没夜的在外面奔波，回家后还要看老婆的眼色，我这人真难做呀！”谢婉贞不吃他这一套，她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可以不受我的气，可以不看我的脸色！反正你把这家当成旅馆，爱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谁也拦不了你。”刘仁陪上了笑脸，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特别虚伪：“老



婆，我错了，这总可以了吧。”

谢婉贞的话里带着刺，尽管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：“认错谁不会，每天回来就重复那几句背好的台词。”刘仁柔声说：“老婆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不要折磨我了，你这样子，还不如在我胸膛上捅上一刀。”谢婉贞轻“哼”了一声，不再说话，她的眼睛停在电视屏幕上，一动不动。电视屏上一对男女正在深吻着，谢婉贞脑海里飘过一丝奇怪的想法，接吻会不会让人窒息而死？刘仁见她这样子，他想发作，但他克制住了自己，许多时候，理智是胜者的根本保证。他的眼珠子转了转，就趴在谢婉贞的怀里学了两声狗叫。谢婉贞拍了他的头一下，“扑哧”一笑，推开了死皮赖脸的刘仁：“还不快去洗澡，身上臭哄哄的。”刘仁没有感觉自己身上有什么怪味。他知道谢婉贞放过了他，他站起来，朝盥洗室走去。

谢婉贞望着刘仁的背影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她无数次这样叹了口气，她不知道是缓解内心等待了一个晚上的焦灼还是别的什么。

刘仁躺在舒适的浴缸里，他低声说：“谢婉贞，你是一只傻猫！”泡在温热的水中，他全身的毛孔慢慢地张开，他感到了放松，放松使他幸福，一天的疲惫暂时消失。他闭上了双眼，心想：倩倩那小娘们不知怎么样了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在一起，他倒有些想念。要不是丽丽这个小妖精迷住了他，他或许现在还在倩倩那里。倩倩无论如何是个尤物，她身上有种丽丽永远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气质……刘仁想着和倩倩在一起销魂的时刻，有些陶醉。

刘仁没想到在他进入一种极度飘渺的状态时，谢婉贞会突

然冲进来，疯狂地把他从按摩浴缸里抓起来，哭吼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在外面怎么搞就算了，还让她打电话回家里来骂我！”刘仁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身上就被谢婉贞的猫爪子抓出几道血痕。事后，刘仁才知道，是丽丽那个小妖精把电话打到了家里，谢婉贞一接电话，听到丽丽妖媚的声音后，气不打一处来，骂了丽丽一句，没想到丽丽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和她对骂起来。女人之间的谩骂永远都是恶毒的，她们在愤怒时所释放出来的毒气足以致死一只白鼠。谢婉贞本来今晚有和刘仁做爱的欲望，但她这种欲望被愤怒冲淡了。她和刘仁背靠背而眠。刘仁知道谢婉贞是只瞌睡猫，她的身体只要一躺下，很快就会入睡的，刘仁数着数，他还没有数到100下，谢婉贞就睡着了。刘仁推了她一下，她没有动静。刘仁在黑夜里睁大了眼睛，他被谢婉贞抓过的地方一跳一跳地火辣辣地痛。他咬了咬牙，决定再不理丽丽那小骚娘们了，让她不要往家里打电话，她就是不听，这样任性的女人存在着威胁和危险。这社会上的女人，都是一些埋在暗处的地雷，一不小心踩响了，就大事不好。

刘仁听到了谢婉贞磨牙的声音，最近她老是这样，刘仁怀疑她肚子里是不是长了什么虫子，让她去看医生，她就是不去。谢婉贞磨牙的声音使刘仁无法入眠。他想到了杨大进，他不知道杨大进回家了没有。

2

杨大进总是会出现一种奇妙的幻觉，他朝一个地方轻飘飘



地飞去。那是他躺在床上入睡前的幻觉，只要这种幻觉一出现，他就会安稳地睡去。这种幻觉多久没有出现了？他开着黑色的奔驰轿车往回家走的路上，还在想着这个问题。

想着这种奇妙的幻觉时，杨大进感到了不舒服，他身体的内部在起着变化。他不知道是胃部还是心肺还是肠子在起着变化，这些人体内部重要的器官哪个出了问题都会使人出现问题。人是一台脆弱的机器。他觉得嗓子奇痒无比。他晚上没喝几杯酒，刘仁见他脸色蜡黄，眼睛充血，断定他身体内部的某个零件有了故障，就没有让他多喝。杨大进觉得车里很闷，他想透一口气。他把车停在了路边，把车窗玻璃放了下来。海风饱满地灌进车里，海的腥味很重，他突然觉得整个内脏翻江倒海起来，嗓子眼里有一块东西卡在了那里。

他剧烈地咳嗽一声。从他的喉头咳出一块东西，那块东西直射到挡风玻璃上。借着街灯的亮光，杨大进看见一条蜈蚣和他吐出的浓痰一起粘在挡风玻璃上。杨大进揉了揉眼睛：见鬼了！蜈蚣蠕动着。杨大进伸出手指，触摸了一下蜈蚣，他的手触电般闪开。他触摸到的是蜈蚣软乎乎冰冷的肉身。这是一条蜈蚣，从他口中吐出的蜈蚣！他的大脑错乱了。他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他用一张面巾纸往挡风玻璃上的蜈蚣抹去，以最快的速度把蜈蚣连同那张面巾纸扔出了窗外。他迫不及待地关上了车窗玻璃。

杨大进的车开进了海滨花园别墅区，守门的保安发现杨大进今天十分异常，他的脸色死灰，血红的双眼透出莫测的光芒。保安在他停车拿卡的时候问他：“杨老板，你没事吧？”杨大进摇了摇头。保安看见他紧握方向盘的手不住地颤抖。保安

看他的车开进去后，他也摇了摇头，这年头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杨大进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开进车库的，车库张开一个大口，把车吞了进去。杨大进的呼吸十分急促，胸部沉闷，嗓子眼还是奇痒无比，这种痒让他难于忍耐。他忍受着不敢咳嗽，他害怕再咳出一条蜈蚣来。他小时候肚子里生过蛔虫。父亲给他吃“驱蛔药”。他从小就不喜欢吃药，他一看药就十分的厌恶。父亲把“驱蛔药”强行的让他吃了下去。蛔虫在他的肚子里挣扎，有一条蛔虫竟从他的嗓子眼里钻了出来，当时，他快要被那条蛔虫给憋死了，他硬是把手指伸进了喉咙，生生地把那条蛔虫给拔了出来，他把那条粉红色的蛔虫扔在地上，狂吐不止。没想到，多年以后，他肚子里没有了蛔虫，却吐出了蜈蚣。

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了门前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开了门。他进了屋，用力地把门关上。关门的声音很响，在这静夜里，他被自己关门的声音吓了一跳。屋里阴冷，灯开了之后，他才觉得有了些暖意。这股暖意没有驱散他心中的阴影。杨大进闻到了一股气味。腥臭的气味。他冲进了厕所，厕所干干净净的。什么也没有。这段时间，他老是闻到这股气味，他老是怀疑自己上厕所忘记冲水。他以前有这个毛病。他老婆雪媛说他是一条狗，肮脏的狗，就差点没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了。厕所里的水龙头上有一滴水，老是滴不下来。

从厕所里出来，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许多黑色的粉末蚊虫一样从他的口中涌出来。那些黑色的粉末在屋里飘飞着。他的嗓子中一定卡着什么东西。他把手指



伸进了喉咙，他什么也没有摸到，却呕出了一堆秽物。他的目光在那滩秽物中搜寻，没有蜈蚣，他心里稍稍的安定了点。那股腥臭味却越来越浓烈。墙上的挂钟“嘀哒”，“嘀哒”地响着。杨大进冲进了卧室，拿起那古龙香水在屋里疯狂地喷射着。香水的味道和那股腥臭味混杂在一起，变得更加难闻了。奇怪的味道又让杨大进狂吐不止。

现在杨大进看到了蜈蚣。他吐出的全是蜈蚣。蜈蚣和秽物一起被他吐出后，在橡木地板上蠕动着。杨大进听到了蜈蚣的尖叫，在地板上，在他的肚子里尖叫。他感觉到了疼痛，肚子剧烈的疼痛。好像有一把长刀从他的屁眼里捅进去，在他的肚子里绞动。他想吼叫，却什么也叫不出来，他只能感觉到蜈蚣一条一条地从他的喉咙里尖叫着爬出。他捂着肚子全身抽搐着倒在地上。他听到有人在臭气中呼叫他的名字，他不知道那呼叫声来自何方。他的双眼慢慢地突兀出来。蜈蚣爬满了他的全身，不一会，杨大进就被蜈蚣埋没了。他最后的挣扎就是伸了一下腿，然后就进入了黑暗。

夜色中传来一种咒语，咒语带着一缕蓝光穿进杨大进的家里。蜈蚣们在蓝色的声音的召唤下，纷纷从杨大进身上爬下来，四面八方流窜而去。

杨大进家里恢复了安静。

厕所水龙头上的那滴水一直没有滴下来，仿佛是一颗凝固的水银。

阳台上花盆里的一朵茶花在微风中颤动着。

3

墙壁上的挂钟响了十下。电话线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动了一下，然后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刘仁被电话铃声吵醒后，他恶狠狠地骂了声：“娘的，才10点钟就来电话，催命鬼。”他的头晕沉沉的，太阳穴有力地跳着。

刘仁不想下床接电话，这时候能多睡一会就是多一会的享受，他大声喊：“婉贞，接电话！”一想到谢婉贞，他胸膛上昨夜被抓伤的地方又隐隐地疼痛起来。

谢婉贞送儿子到幼儿园学前班后，到菜市场买好了菜，回家后又在厨房里忙碌。她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她的怒火来得快消得也快。她听到刘仁的叫唤时，正在切一条新鲜的黄瓜，她知道刘仁喜欢吃凉拌黄瓜丝，她在切黄瓜的过程中，拿刀的手总觉得有些不听使唤，好几下差点切到了手指头。她听到刘仁的叫唤，就赶紧跑出去接电话。

谢婉贞觉得电话铃声有些反常，女人或许比男人要敏感，有股冷气往她的心里灌。她打了个寒噤，拿起了话筒。她听完电话，脸色慢慢地变了，她呆呆地放下了话筒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婉贞，谁来的电话？”刘仁大声问道。

谢婉贞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泥塑一般。

躺在床上的刘仁问了几声，未见谢婉贞回答，赶紧爬起来，从卧室走出来。他看到谢婉贞呆若木鸡的样子，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刘仁最先想到是他承包的建筑工地上的事情：



“是不是工地出事了？”

谢婉贞摇了摇头。

刘仁急了，他扳住谢婉贞的双肩，使劲摇了摇，大声说：“你说话——”

谢婉贞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大进，大进他死了，雪媛打电话来，让你马上过去。”

4

刘仁把车开到了海滨花园的外面，停了下来。他坐在车上，点燃了一根烟。他要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再到杨大进的家里去。刘仁轻轻地吐着烟圈，那烟圈是一个个套，飘渺的套。刘仁抽完了烟，才慢慢地打开车门，朝海滨花园里走去。杨大进家门口围了許多人，他们在低声说着什么，他们说的话，刘仁一句也没有听见，他只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。刘仁挤进了杨大进家门口围着的人群。他正要进入杨大进的别墅，两个警察拦住了他。刘仁说：“我是杨大进的好朋友。”

警察的口气冷冰冰的：“你就是他爹，现在也不能进去。”

刘仁无奈，他伸长脖子往里面张望，他只看到许多警察在里面晃动，他听见了杨大进老婆雪媛的哭声。他皱了皱眉头，不知道雪媛是真哭还是假哭。

“雪媛——”刘仁叫了一声，他急切地想进去，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雪媛听到了刘仁的叫声，她走了出来，满脸泪水：“阿仁，大进他——”

刘仁央求警察：“同志，让我进去吧，我真的是杨大进最好的朋友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的爱人。”刘仁指了指雪媛。

“不行！”警察的口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

“我一定要进去！”刘仁说着就要往里冲。

警察粗壮的身体挡住了他：“我警告你，让你不要进去就不要进去，否则，我告你妨碍公务！”

刘仁只好站在那里干着急。

这时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位额头上有块闪亮刀疤的警官。刀疤的目光是把锋利的刀子，不经意地在刘仁脸上划了一下。刘仁觉得脸上疼痛了一下。刘仁见过他，他就是市刑警支队的支队长洪中华。

洪中华淡淡地说了声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

刘仁走了进去，他的步履有些飘，好像踩在棉花团上。法医已经进行了现场的尸检，并取了样。其他警察也已经勘察了现场，拍了照片和录像。

洪中华无声地跟在刘仁的身后，刘仁没有感觉到，他闻到那股恶臭就觉得自己被死亡的气息笼罩住了。杨大进躺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尸体上盖着床单，那是浅绿色的印花床单。刘仁的泪水流了出来，他的喉结颤动着。他在杨大进的尸体旁蹲了下来，颤抖着手揭开了床单。杨大进全身赤裸，身体是褐色的。他的四肢鼓胀鼓胀，肚子像快要被吹破的气球。他的眼睛没有合上，血红地睁着。刘仁看到杨大进的嘴巴里咬着一条硕大的蜈蚣，蜈蚣的前半身在嘴里含着，后半部露在外面……刘仁倒抽了一口寒气。他想替杨大进抹上眼睛，可刚抹上，又睁开了，而且，那红眼中飘出一缕幽蓝的雾状物质。



洪中华突然在他身后冷冷地问刘仁：“刘仁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刘仁摇了摇头，他什么也说不出。

刘仁分明看到杨大进口中的蜈蚣缓缓地滑了进去，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房子里有种让他透不过气的东西。洪中华审视着刘仁。刘仁的目光不敢和他对视。

洪中华望着刘仁沉思了片刻之后就撤走了。杨大进的尸体也被抬走了，他们要做进一步的解剖。

刑警队长洪中华走出杨大进家门时，环视了一下看热闹的人。他看到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戴着墨镜的高挑女人站在外围。洪中华感觉到这个女人的身材真他妈的好极了！可心里却说：“这是他妈的一次谋杀！”

5

刘仁觉得满脑子纷乱极了。杨大进的死，让他十分的沮丧。他把车开到了海边。他坐在海滩上一根接一根烟地抽着，他满嘴苦涩的味道。杨大进死了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同甘共苦的好兄弟，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共闯天下共打拚的好伙伴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他们俩其实就是一个人，杨大进一死，刘仁就剩下半个人了。刘仁比较沉稳，杨大进敢打敢拼，他们是对好搭档。说实话，没有杨大进，也就没有刘仁的今天。想当初，刘仁一介书生，大学毕业之后分到文化局，过着清贫的日子。他记得很清楚，他的第一个对象和他分手时的情景。

海边的沙滩上，刘仁望着夜色中诡谲神秘的海。他不知道海的深处是不是隐藏着一种叫爱情的东西，或者是失望。他根本就不相信海里面有美人鱼，优美的童话早就被现实生活撕得支离破碎，成了海面上漂浮着的泡沫。海面上的点点渔火照亮不了他的心灵，那是鬼火，阴冷的鬼火，只会使他心中残存的火焰熄灭。那天晚上，他一直在海滩上等到深夜，他的女友没有来。

她曾经和他一次争吵之后对他说，她应该重新考虑了，浪漫不能当饭吃，没钱将一无所有。她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现实和残酷。她对他说，如果今夜她不能如期赴约，就让他死了这条心。

女友没有如期而至，他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男人。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在海滩上狂奔，哀嚎。没有人理会这个为爱受伤的男人。他想跳入海中，让自己的肉体 and 虚幻的爱情一起见鬼去。最后，他选择了酒。他回到住处，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在一个大排档里拼命地喝酒。

大排档的小老板劝他：“阿仁，别再喝了，再喝就要出人命了！”

刘仁瞪着他：“这是我自己的命，老子爱把它怎样就怎样！”

小老板心里说，这小子真是疯了。

刘仁喝醉了，他在寂寞的大街上踉跄地走着，边走边吼着：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……”

他在那个落寞的夜里就是一匹受伤的狼，凄厉地嚎叫着，要不是碰到两个巡夜的警察，他会一直在大街上嚎到天亮。